

# 资源型山区工业发展模式研究

## ——以保康县尧治河村为例

江喜林，聂亚珍，颜永才

(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黄石 435002)

**【摘要】**山区发展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攻坚的浪潮把山区发展问题推到了实践前沿。在我国山区发展普遍滞后的状况下，有一些贫困山区，大至县市、乡镇，小至村，却通过工业化脱颖而出，它们的崛起、现实困境以及发展前景令人深思。本文以湖北省保康县尧治河村为例，探求其发展历程、基础条件、发展动因、成功经验和局限，概括出一种山区工业化的模式，以期给黄石这样的资源型山区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山区发展 山区工业化 资源型经济体 资源型产业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130(2018)044X)65\_06

doi: 10.3969/j.issn.2096-3130.2018.04.014

山区发展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我国是多山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全国2100多个行政县(市)中有1500多个山区县。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山区至今是我国发展滞缓的区域，那里是现有贫困人口的基本分布区，是“三农问题”的主要攻坚区，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难点。山区的贫困究其根源是山区工业的落后，工业化迟滞是制约山区发展的主要原因，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工业化过程摆脱贫困步入持续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状态，在理论和经验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我国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不同山区资源禀赋结构有很大差异，山区要依托其资源优势建立产业结构，由此我国山区形成了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品加工、林业产品加工、能源开发等山区发展模式。本文以一个依磷矿开采和加工发展起来的山村为例，来研究我国特定类型的山区依矿产品开发加工模式形成的山区工业化道路。

### 一、资源型山区工业发展模式——“尧治河模式”

#### (一) 尧治河模式的内涵

在山区，以集体经济的形式，自主开发利用山区多样化资源并形成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和主导的产业结构，这样一种山区工业化道路称为尧治河模式。尧治河模式有几个核心的相关概念，一是山区，这是尧治河模式的地域范围，由此界定了模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二是资源型区域，这是尧治河模式所研究的山区的区域类型，代表了模式所依托的资源禀赋。资源型区域是指资源型产业(指以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资源型经济(指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特色突出，在区域分工体系中倚重于资源贸易的区域。由于资源的涵义广泛，在这里，“资源型区域”中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尤指能源和矿产资源。三是资源型产业和资源型经济，资源型产业是以矿产、生物、气候、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勘探、保护、开发、更新、利用等为基础，依托资源的开采、利用、加工而形成的对自然资源极度依赖的产业。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在本文，资源尤指矿产资源。这样，尧治河模式可以理解为在资源富集山区进行资源开发，发展资

源型产业以推动山区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 （二）尧治河模式的特征

一是以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首先，表现为以生产资料村集体所有为本质特征的产权结构。尧治河的经济资产主要实行集体所有制。尧治河集团公司村集体股份占 65%，个人股占 23%，其他法人股占 12%，尧治河村每个农户都有村集体无偿分配的个人股份。村集体资产属于公共产权，由村集体全体成员共有，任何个人都不能单独占有或声称拥有某部分资产的所有权，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性。其次，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尧治河企业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因此在初次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在企业就业的村民获得工资收入，同时每户按其占有的企业股份领取红利。二是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尧治河 M 家村级企业分布于磷化、水电、旅游、食品、服务等多个产业，磷矿开采、磷化工和小水电是支柱产业。三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尧治河通过修路采矿获取了一定的资金后，依托资源优势开拓了多个产业，实行多元化经营。尧治河从 1989 年开始开采磷矿，积累起来的资金除了扩张原有产业规模进行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还用来开发水电、旅游等资源。

## 二、尧治河模式的成功经验

（一）精英治理模式是村域发展的启动力量上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改革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在农村社区的收缩（黄宗智，1994），村民自治、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和各种利益群体出现，使农村治理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趋势。农村精英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域经济和农村治理上。农村精英是村域经济内源式发展和自下而上发展的重要内生性因素，农村精英的创业活动是村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从农村精英对村域经济起作用的方式上来讲，主要有“自发”和“自觉”两种。农村精英对村域经济的“自发”作用主要体现为农村精英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农村精英的先试先行开辟了致富道路，农村精英的成功刺激其他村民去模仿和学习其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和技能经验，这种作用和影响在以农业为主导的村域发展中很普遍。农村精英对村域经济的“自觉”作用主要体现在村域经济组织建设、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和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上，由于分散的小农户经营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整合村域资源、发挥集体优势成为降低市场风险的必要（贺飞，2007），在正式制度的缺失和潜在获利机会的驱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村精英往往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起者和创立者，最终缓和了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李佳，2008），推动村域经济的发展。在村民利益趋同的背景下，农村精英因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自身特点，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和筹资方面具有很大影响，较易通过非正式关系以较低成本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在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方面，农村精英发挥着组织领导、技术服务和经营管理等作用。作为尧治河发展起步条件的公路和水利设施，是因为党委书记孙开林发动村民建设才完成的，这是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重要作用的典型体现。

## （二）基础设施建设是山区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我国是多山国家，由于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山区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难点。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制约是重要原因，尤其是落后的交通条件一直是山区发展的“软肋”。由于山区地广人稀、地理条件复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且经济实力较弱，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滞后于平原地区。2006 年，山区县的公路密度为 0.25 公里/平方公里，比全国县域平均水平低 7%，铁路密度为 0.005 公里/平方公里，比全国县域平均水平低 28%。在山区县中，超过 60% 的县境内没有一级以上的高等级公路。山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使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物质资本、信息、基础服务等生产要素和产品无法高效流通，导致山区经济和外部市场及关联产业的联系脆弱，同时阻碍了山区林木、矿产等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从而制约了山区发展。突破基础设施的制约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尧治河村地处磷矿富集的鄂西北山区，由于交通条件限制了矿产资源的开发，1988 年开始，该村党委书记带领群众开始创业，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可以说基础设施的兴建是尧治河经济腾飞的起点，基础设施的加强和扩大是尧治河经济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 （三）横向兼并和纵向一体化是产业发展的有效发展策略

尧治河通过修路和采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进行了全方位的产业扩张。除了开采本村已有矿藏，尧治河相继购买了多处磷矿采矿权。为了增强产业竞争力，尧治河逐渐发展磷矿深加工，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并收购了若干矿场和磷化工企业。在水电开发上，尧治河原有自主开发了5座电站，从外收购了5座电站。

尧治河的产业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横向兼并和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横向兼并和纵向拓展是现代企业实现规模扩张、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横向兼并是在相同市场区域内，相同经营环节上，或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为实现排除竞争、增加市场份额或获得规模经济而进行的并购活动。尧治河矿业通过横向兼并活动成功地扩大了企业的资产规模和生产规模，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得了规模效应。

纵向一体化是企业沿产业链在两个可能的方向或环节上扩展现有产品或业务的一种发展战略，它分为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两种。尧治河发展磷化工，延长矿业产业链体现了前向一体化过程。为了解决产品运输问题，尧治河注册了自己的物流公司，同时，整合资源，谋求“矿电磷”一体化，这是后向一体化的体现。通过横向兼并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尧治河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 （四） 依托资源禀赋、谋求多元发展是山区脱贫致富的一般路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山区发展滞缓。从资源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山区发展滞后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匮乏，而自然资源丰富则是山区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和动力。山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客观基础，成为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的富集区，这种资源优势是山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资源的开发利用则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初始动力。

由于地质构造、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各地山区的资源禀赋也各有差异，因此，在产业选择上也应有差别，应采取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矿产资源丰富的山区适宜发展采矿业或矿产加工业；水能资源丰富的山区适合开发水电；地貌独特的山区可发展旅游业；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可视具体情况发展林业、特色农业、养殖业、中药材产业等。此外，一个区域可实行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综合发展的多元化经营，这是由山区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的。多元化经营一方面可以减少经营风险，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产业间分工合作的好处。尧治河依托磷矿资源，以磷矿开采为起点，逐步发展磷矿深加工，同时，依托水能资源和地形地貌特征进行水电开发和旅游开发。目前尧治河已形成以磷化工和水电产业为支柱，磷矿采选、旅游、食品和服务多种产业综合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而且尧治河正在整合水电、磷矿和磷化工的产业布局，力争形成“矿-电-磷”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以获得成本优势。

#### （五） 集体经济和“村企合一”相结合是共同富裕的有效体制

农村贫富分化包括了地区间的贫富分化和农村社区内部个体的贫富分化，区域贫富差异可以归因于国家政策导向、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农村社区内部个体贫富分化的则可部分归因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差异。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集体经济急速衰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部分。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农民的务工活动中，个体素质和能力差异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因此，只要农村土地继续实行家庭承包制经营，只要农村经济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主体，贫富分化存在和扩大难以避免。

尧治河把坚持集体经济作为共同致富的根本保证和途径，把“村企合一”作为集体经济的实现和组织形式。近年来，我国许多集体所有制的村办企业采取了“村企合一”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制度的特征是“一套人马，几个班子”，即村党委书记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村党委一班人同时负责村务和企业经营，村党委分为若干个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分管这些村办企业，领导班子由村民选举产生，交叉任职。尧治河村也实行“村企合一”的组织体制，党政企合一，尧治河的党委、村委和企业管理层都是一批人马，这个班子既管村级社会事务又管企业，他们还拥有一定的企业股份，这样就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绑在了一起，调动了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 三、尧治河模式发展中的困境

#### （一）自然地理区位的制约

尧治河模式是一种山区资源开发模式，它的应用必然受到山区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山区发展滞后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山区”和“贫困山区”成了同义词。我国山区的发展滞后主要是受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最初基础，制约我国山区发展状况的首要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和地形地貌等方面对我国山区发展产生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对我国山区发展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国家政策、资本和人才三方面：（1）地理区位方面，我国山区大多远离交通干线、都市区和经济活跃区，地理区位上的边缘性加之落后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制约，使得山区和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比较困难，外界的生产要素和文化很难高效输入，山区和外界弱化的经济文化联系导致山区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2）自然资源和地形地貌方面，其一，由于山区特殊地形地貌的影响，修建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技术难度很大、成本极高，而山区自我投入乏力，形成了山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其二，山区特殊的自然资源和地貌首先对山区的农业产生重要影响，山区土地资源的零碎化和灌溉条件差等特征导致山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难度较大；（3）国家政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推行了“三沿”开发战略，相继形成了沿海经济带、沿长江经济带、和陇海-兰新线经济带等经济开发区，中央相继对这些区域给予了各种特殊优惠政策，而大部分既非沿海、又非沿江、亦非沿边、也非民族地区的山区已沦为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边缘和盲区；（4）人才和资本方面，山区是资本和人才的“高地”，山区由于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的制约以及市场化程度和社会政治的影响，经济生产和贸易的成本较高，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较差，外界资本输入少，加上山区自身经济实力弱，形成了贫穷阻碍资本积累，低资本积累又导致贫穷的恶性循环。

#### （二）资源型经济体的通病

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快速开发是经济增长潜在的、重要的催化剂，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产业革命以后，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成为工业化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众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区域相继出现了“问题区域”，“荷兰病”现象和“资源诅咒”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资源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诸如贸易条件恶化、收益递减、经济波动、生态破坏、收入分配失衡等种种问题被概括为“资源型经济现象”。尧治河模式代表一种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山区工业化道路，尧治河形成的以磷矿开采和加工业为支柱和主导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型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启动了山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在持续发展过程中，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固有的缺陷会逐渐显现，并在经济结构、经济波动性和脆弱性、区域发展可持续性以及环境外部性等方面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

资源型通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单一化、初级化和刚性化，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资源部门的繁荣和资源产品出口引起本国货币升值，从而抑制本国制造业的出口，刺激和扩大制成品的进口，导致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资源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使得各种经济要素被固化在资源部门，对资源优势产生了“放大效应”，形成了资源型产业体系内部刚性循环和僵化的产业分工格局；二是经济波动性和脆弱性，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上游地位和供求主导价格的特征使得资源性产品价格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世界资源产品的价格的波动以及资源利用技术的进步和替代品的开发也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脆弱性的成因；三是区域发展的非持续性，世界银行 2000 年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近乎停滞的。资源优势与资源型区域长期经济增长的这种反向作用关系可以归因于资源型产业特征、资源型区域资本形成和积累机制、创新抑制等原因；四是环境外部性，资源型产业开发利用和加工自然资源的活动往往具有环境负外部性，即对资源产生破坏，对环境产生污染。

#### （三）官僚化体制的困境

一是精英治理的村治模式局限。乡村精英治理的村治模式的困境主要是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之一是脆弱的约束机制导致的道德风险难题。乡村精英治理模式下，对乡村精英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式制约，来自于法律、政策规范和上级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的制约；二是非正式制约，重要的有来自于村民和习俗、惯例的约束，以及精英的自律。非正式约束毕竟是非正式的，其发生效力主要依赖于精英个人，这种具有独裁特征的治理模式使得精英的道德风险成为组织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的重要潜在因素。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之二在于精英能力的有限性。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的事务也大为增加，精英的能力就越来越显得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潜在风险增加。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之三在于精英权威的脆弱性。乡村精英治理实质上一种依靠权威的人治模式，其核心是个人权威。精英者的独特、出众的能力或品质是权威的来源，而人总非全知全能，人的能力和品质也存在不确定性，精英者也不例外，当精英者的行为或决策不被理解时或者精英者的能力和品质发生异化时，精英者的权威极易跌落，导致治理基础动摇。再者，村庄精英的接替也是治理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乡村精英治理的核心是权威，这种权威是一种民间权威，由于其形成的独特原因，它不具有继承性，所以，精英治理者的接替都会遭遇“魅力型统治核心平凡化”的难题，权威的缺失或弱化进而导致精英治理模式的失败。

二是家族式集权管理问题。社会的交易由两种市场来约束，一是正规市场，即具有充分信息、完善的交易规则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另一种是非正规市场，即信息不充分，仅在一定组织内部具有竞争性，且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支配交易活动的市场。协调非正规市场交易活动的可称为非正规合约，它的达成建立在“熟识人社会”的基础之上。形成非正规合约主要是传统、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约束和亲缘、地缘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于社区性，这种社区性是乡村集体企业赖以形成的土壤。这种社区性是形成精英治理和家族式集权管理的主要原因。由于这种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特征的社区性，使得乡村集体企业对社区以外的生产要素具有本能的排斥，特别是社区以外的优秀人才被排挤是普遍现象，这种封闭性制约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 四、尧治河模式走出困境的对策

### （一）资源型发展模式创新

一是竞争优势生成。由于资源的可耗竭性和对资源的“路径依赖”效应，资源型经济体容易陷入“矿竭城衰”的困境。尧治河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区域或经济体，要避免“巴库悲剧”重演，尧治河必须摆脱对资源优势的过度依赖，寻求新的竞争优势。寻求新的竞争优势的途径即是通过优势的延续、组合、互补、延伸、升级、深化、递进等形成优势生成机制，确保经济体的持续繁荣（张复明，2007）。所谓优势延续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改进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开发或利用效率，以维持原有的资源优势。所谓优势组合，即是对区域内或经济体能触及的多种资源进行综合配套地开发利用，形成资源组合优势。所谓优势互补，是在经济体内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联合异地异质资源，形成自身优势。所谓优势升级，即依托矿产资源发展资源加工业，进而发展横向一体化，以形成新的优势。优势替代即是寻求资源优势以外的其他优势。优势深化和递进即是从资源的成本优势逐步向市场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等其他方向延伸。尧治河这类资源型经济体要实现长远持久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改进区域的要素结构，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二是寻求转型发展。资源型经济体在资源开发的早期阶段，一般集中力量开发优势矿产资源，尧治河目前正处在这一阶段的末期。集中开发优势资源本无可厚非，但在这一过程中，应避免资源型产业成为“引力场中心”，束缚其他要素的成长。尧治河在资源开发的初期阶段，就应该为未来的产业升级和转型铺好道路，因为资源终有耗竭时，当资源优势不再拥有时，经济的出路何在。所以，尧治河应该广泛积累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进入以转型发展为中期的中期发展阶段做准备。在资源优势递减和削弱的时期，创新、能力建设和市场机会逐渐成为发展的依托点。因此，尧治河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努力改变要素对资源的依附关系，强化资源、资本、技术、管理、人才之间的优势转化和替代。具体来说，要依托现有的资源优势，走资源深加工的道路，并进入关联产业，依托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体系。此外，一个经济体若高度依附于一个产业，极易发生“骨牌效应”、“共振效应”和“崩塌效应”，为避免这种风险，应分离出一部分资本，培养其他高成长性产业。

三是产业结构代谢。资源型产业被很多人称之为“夕阳产业”，也有人认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资源型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是否会被淘汰，问题不在于资源型产业本身，而在于资源型经济体如何突破资源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涉及到资源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代谢问题。尧治河要实现持久发展，产业发展是核心，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更替。尧治河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外乎两个方向，一是依托资源优势的产业发展，二是新的优势产业的培育。依托资源优势的产业发展有两种途径：其一，产业改造，即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对原有资源型产业进行改造，以放大既有优势；其二，产业延伸，依托资源的成本优势，实行纵向一体化，主要是走资源深加工的路径，也可以往上游产业发展，这样既可以延长资源开发的寿命，也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资源型经济体不能被资源所束缚，为避免“矿竭城衰”的命运，需要发展接替产业。

## （二）官僚化治理机制的改革

一是精英治理的村治模式转型。乡村精英治理虽然因其优势而成为现实村治的选择，但作为一种权威主义的实践形式，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乡村精英治理属于一种克里斯玛型的统治，如韦伯所言，克里斯玛型的统治是极不稳固和非常态的，这决定了它只能是三种统治形式动态转化的中介。因此，乡村精英治理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过渡性，即作为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村治转型的中间形态。尧治河的发展是在村庄精英治理模式下实现的，由于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尧治河长远发展的政治保障不能依赖于这种治理模式，尧治河的村治必须向法制化和民主化转型，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推进村民的政治参与，走出村干部一元化参与的局面。其次，要强化民主监督机制，摆脱对群众监督不力的状况。第三，要塑造现代村治的文化基础，民主政治离不开相应文化的支持，构建民主型和法制型村治需要培养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文化。

二是股份制改造下的劳动力产权制度设计。如前文所述，集体股的产权不清会导致委托代理关系扭曲和激励约束机制失效，成为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困境的因素之一。因此，乡镇企业的集体股权改革一直是实践界和理论界的焦点。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股份制是我国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改革的趋势，乡镇集体企业应该逐渐向完善的股份制结构过渡，最终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但这种股份制如何体现原来的公有制产权性质，需要引入一种模式，即股份制改造背景下的劳动者个人产权与法人所有权有机结合的模式，目前这种产权模式已有一定的应用范围。集体成员在企业中的共同产权转化为个人股权，集体成员按股份分享企业收益，如果要保留共同产权，那么共同产权份额应以少为优，集体企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贡献作为“劳动力产权”参与分配。

三是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治理设计。改革我国乡镇集体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型的治理机制有助于乡镇集体企业走出困境。要改革乡镇集体企业现有的这种治理机制，出路在于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结合。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有一个完善的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机制作为企业的决策保障是提高企业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共同治理的逻辑在于企业目标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而非仅仅追求股东收益最大化。共同治理的观点持有者认为，企业是相关利益者之间博弈形成的“契约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投入目的在于获取非合作条件下单个主体无法获得的利益。共同治理强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控，显然这种监控有利于乡镇集体企业治理效率的提高。

注释：

①王威海：《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1999，第211页。

## 参考文献

[1] 陈国阶. 中国山区发展研究的态势与主要研究任务 [J]. 山地学报, 2006(9): 531-538.

[2] 葛维琦. 工业化困境与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模式转型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4(3): 79-85.

- 
- [3] 郭淑芬, 高策. 产业群与资源型区域的持续发展探析 [J]. 中国软科学, 2003(2):128-132.
- [4] 兰国辉, 荀守奎. 供给侧改革下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研究 [门]. 江淮论坛, 2017(6):44-48.
- [5] 牛仁亮, 张复明. 资源型经济现象及其主要症结 [J]. 管理世界, 2006(12):154-155.
- [6] 曾坚, 张彤彤.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对策及路径选择 [J]. 理论探讨, 2017(1): 81-86.
- [7] 张复明, 景普秋. 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研究述评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6):78-87.
- [8] 张复明. 资源的优势陷阱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途径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4):32-40.
- [9] 赵常恒. 资源型城市应如何转型? ——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考察 [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8(2):81-90.